

列傳第六

南史十六

李

延壽

王鎮惡

朱齡石

弟超石

毛脩之

孫惠素

傅弘之

朱脩之

王玄謨

子瞻 從弟玄象 玄載 玄選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踈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故名為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鼃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

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
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荊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
騎射非長而從橫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為天門
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諸佐
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前部城曹拒盧循
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
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
將軍荆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兗州
上毅謂為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
荆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旗要鼓

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
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
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
軍人荅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
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
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入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
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
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
弟中表親親且鬪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初毅常所
乘馬在城外不得入舍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

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
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荊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
騎射非長而從橫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為天門
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
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前部賊曹拒盧循
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
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
將軍荆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兖州
上毅謂為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
荆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旗要鼓

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
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
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
軍人荅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
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
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入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
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
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
弟中表親親且鬪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初毅常所
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

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從
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稍
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
及武帝北伐爲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
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
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克
豈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力鋤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
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柘谷塢進次龜池造故人李方
家井堂見母厚加酬資即授方龜池人方執徑抵潼關將
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人利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

武帝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既而鎮
惡等至潼關爲僞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
糧援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
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
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僞撫軍將軍姚讚
代紹守嶮衆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
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
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
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今將士食畢
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

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專戮
斬焉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將軍青州
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傳國至曾孫察齊
受禪國除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世為將伯父憲及斌並為西
中郎表真將佐桓温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潛通温並
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温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温
怒將斬之温弟冲請得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位
西陽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而死齡石少為武不事崖
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前紙方寸帖着舅

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
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武帝克京城以
為建武參軍從至江東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
兵刃相向乞於軍後帝義而許之以為鎮軍參軍遷武康
少縣人姚係祖專為劫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厚
召為參軍係祖恃彊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
兄弟由是一部得清後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帝
甚親委之平虜循有功為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徙益州刺
史為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
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

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
隨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
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
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
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於中水取廣漢使龐參乘高艦十
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
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模夾水為城十
年六月齡石至彭模七月齡石率劉鍾胤恩等於此城斬
侯暉譙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奔涪城巴
西人王志斬送之并獲道福斬于軍門帝之伐蜀將謀元

帥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辨克論者甚衆
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
后弟也亦命受其節度及戰剋捷而咸服帝知人又美齡
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旨為徵
以齡石為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至長安美旨具乃
發義旨敗于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傳國至孫歆受
禪國除

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為
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為武帝徐州王簿收迎桓謙身首
躬營殯葬義熹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人緣河

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為魏軍所殺略帝遣白直
隊主丁旡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為却月陣兩頭
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長白旆魏軍不解其意並
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旆旣舉超石赴之并齎大弩百
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立乃進圍
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皇帝
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內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
軍旣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并千餘張稍乃斷
稍三四尺以槌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
大軍進剋蒲坂以超石為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

平懸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沒
連勅勅見殺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並益州刺
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脩之仕桓玄為屯騎校尉隨玄西
奔玄欲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洄洲脩之
力也宋武帝以為鎮軍諮議遷右衛將軍旣有斬玄之謀
又父伯並在蜀帝欲引為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為譙
縱所殺帝表脩之為龍驤將軍配兵遣奔赴時益州刺史
鮑陋不肯進討脩之言狀帝乃令冠軍將軍劉劼宣伐蜀
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脩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並得

還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為衛軍司馬南郡太守脩之雖為
毅將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見宥時遣朱齡石伐蜀脩之
固求行帝慮脩之至蜀多所誅殺且土人既與毛氏有嫌
亦當以死自固不許脩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將
山廟中有好牛馬並奪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
戍洛陽脩立城壘武帝至履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
直二千萬王鎮惡死脩之代為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
為赫連勃勃所禽及赫連昌滅入魏脩之在洛故事高高
道士寇謙之謙之為魏太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脩之
嘗為羊羹薦魏尚書尚書以為絕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為

太官令被寵遂為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常如
故後朱脩之俘于魏亦見寵脩之問朱脩之南國當權者
為誰荅云毅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
之日便當巾韞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脩
之具荅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
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脩之勸
魏侵邊并不以南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脩之後得還
具相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衆身遂死
於魏

孫惠素仕齊為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脩母所住處

牀帳屏帷每月朝十五向惟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如
此惠素吏才彊濟而臨事清刻敷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
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讒惠素納利武帝怒敕尚書
評價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伏誅死後家徙四壁武帝後
知無罪甚悔恨之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漢末失土
寄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廢靈州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
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祇晉
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祇一門還屬泥陽曾祖
暢秘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石氏亂度江洪

北涼州刺史歆歆生弘之少儻有大志歷位太尉行參
軍宋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
入弘之素習騎乘於姚泓馳道內戲馬甚有姿制羗胡觀
者數千並歎稱善留爲柱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史及義
真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貫甲冑
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不爲之屈時天大寒裸弘之弘之叫
罵見殺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壽晉平西將軍祖序
豫州刺史父湛北州刺史脩之初爲州主簿宋元嘉中累
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爲王導丞相中郎

卿今又為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到彥之
北侵彥之自河南回脩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
盡將士熏鼠食之脩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日乳汁
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
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剋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
為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
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脩之深嘉其
義而不告也及太武伐馮弘脩之及同没人邢懷明並從
又有徐卓者亦沒魏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脩之懷
明懼禍同奔馮弘不見禮脩一年會宋使至脩之各位素

顯傳曰凡使拜彼國敬傳詔呼為天子邊人見傳詔敬
乃始禮之時魏屢伐黃龍弘遣使求救脩之乃使傳詔說
而遣之泛海未至東萊舫柁折風猛海師慮向海北垂長
索舫乃正海師視上有鳥飛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及
至以為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
督脩之政在寬簡士庶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
檄脩之舉兵進士時飢脩之偽與之同既而遣使陳情於
孝武孝武嘉之以為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乃聞脩之不
同更以魯秀為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
不得前乃退脩之率眾向江陵世超已執義宣脩之至於

南齊書卷之六
十
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立身清約百城賦贈一無
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賄之未
嘗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
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無潤薄於恩情姊
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貴爲刺史未曾供贍往姊家姊爲
設菜羹麩飯以激之脩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先
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
祿西土稱焉脩之後拜左戶尚書領軍將軍王建鄴牛奔
隊車折脚辭尚書徙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脚疾不堪獨行且特給扶持卒諡貞侯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縣丞侯
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鴈門太守
其自序云爾祖半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青
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
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
史與語甚之少帝末謝晦爲荊州請爲南蠻行參軍武寧
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
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王
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豨後爲興安侯義質輔國司馬
彭城太守義質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

據臨州政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東輔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碣磔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鞀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地為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軍為營又不從將士並懷離怨又營負利一匹布責人八百衆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哉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

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旣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碣磔江夏王義恭為征討都督以碣磔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為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為成臂上金劔將非金印之徵邪元凶殺立以玄謨為冀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為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沖之白孝武言玄謨

在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雖無實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
謨沒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
官尋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玄謨
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
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
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然人間訛
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
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
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眾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
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荅曰玄謨啓明白

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為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
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
戲後為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
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
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悛
常呼為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
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踣
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聽事
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儉之目凡諸稱
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為玄謨作四時詩曰董若供春膳

粟漿充夏冷他嘗調秋菜白醪解冬寒又寵一昆侖女子
名白主常在左在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懼其
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饑乃散私穀十
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
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巽一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
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
玄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
得逡巡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
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
軍前鋒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

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箕用袖
鏤頃之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
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深
子績嗣深弟寬素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在
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
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求明元年爲
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祿大夫

寬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鸞有氣傲俗好髮裁人物仕宋爲
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啓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
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

王疑少時早與瞻交瞻嘗候疑高論齊武帝時在大林殿
瞻謂疑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與疑言及忽問王景文
兄指賢愚何如般道珍瞻曰卿迷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笑
稱疑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
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
初瞻為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
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啓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
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
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
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

亡或以告玄象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釵銅人以百
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甚生卧而言曰我東海
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
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為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
坐免郡

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也父蕤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位益
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齊高帝封鄂縣子
齊建元元年為左戶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謚
烈子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

為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
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
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
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
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荅曰
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
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為主無所責也
玄邈罷州還高帝途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啓宋明
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為驃騎司
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

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為方伯齊建元初
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偽降烏奴告之曰王使
君兵弱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奇
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延興元年為中護軍
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
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
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
即位懷其忠正時為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
用為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
至方伯而終子長瑜亦有義行永明中為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邊遙阻汧隴遐荒區甸分
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溫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
屈霸王戰蚡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屈起布
衣非藉人譽一旦驅率烏合奮興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
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
業一異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及金墉請吏元
勲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躋功桓氏取高昔人方
復觀其嶠涓陳師天嶮及靈威薄震重關自闢故知英華
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疆陣為宋方
叔其壯美乎朱齡石超石毛脩之傳弘之等以歸衆難自
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至顛陷為不幸矣脩之滑臺之
守有踈勒之難苟城節在焉所在為重其取榮大國豈徒
然哉終假道自歸首丘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
然天方相魏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八州之勁
勇欲以邀勝不亦難乎蹙境亡師固其宜也觀夫慶之言
可謂達於時變瞻傲恨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
匹夫懼矣玄邈行己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列傳第六

南史十六

列傳第七

南史十七

劉敬宣

李

延壽

劉懷肅

弟懷敬

懷慎

劉粹

族弟損

孫覲

蒯恩

向靖

子柳

劉鍾

虞立進

孟懷玉

弟龍符

胡藩

劉康祖

伯父簡之子道產

簡之弟謙之道產子延孫

敬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

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
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謂牢之曰卿此兒非唯家之孝子
必為國之忠臣起家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
征虜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為名
牢之時為恭前軍司馬恭以豪戚自居其相陵忽牢之心
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為前鋒牢之遣敬宣襲恭敗之
元顯以敬宣為後將軍諮議參軍三年孫恩為亂牢之自
表東討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
受敵遂大敗之進平會稽遷後軍從事中郎宋武帝既累
破祿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憑結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

隨府轉元顯驃騎羣下化之敬宣每預宴會調戲無所
吝甚元顯甚不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為征討大
都督日夜昏酣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
亂政方始會玄遣信說牢之牢之欲假手於玄誅執政然
後棄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恐玄威望
既成則難圖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
平後令我柰驃騎何遣敬宣為任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
子以牢之為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日爾
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
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為玄禽乃縊而死敬宣奔

喪事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求救
於姚興後奔慕容德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
尋夢丸土服之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吞吾當復本土乎
乃結青州大姓諸省封謀滅德推休之為主時德司空劉
軌大被任高雅之又嬰軌謀泄乃相與殺軌而去會宋武
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即馳還襲封武岡縣男後拜江州
刺史劉毅之少人或以雄桀許之敬宣曰此人外寬內忌
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毅聞深恨及在
江陵知敬宣還尋知為江州大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
反正首表求解武帝恩款周洽所賜莫與為比敬宣女嫁

賜錢三百萬雜絲千匹帝方大相寵任欲令立功義熙三
年表遣敬宣伐蜀博士周祗諫以為道遠運漕難繼毛脩
之家讎不雪不應以得死為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
性命仰答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志國家之重計愚情竊
所失女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故宣至黃武去成
都五百里食盡遇疾疫而還為有司奏免官五年武帝伐
慕容超除中軍諮議參軍與兖州刺史劉藩大破超軍進
圍廣固屢獻規略盧循逼建鄴敬宣分領鮮卑獸班突騎
置陣其數循走仍從南討為左衛將軍敬宣寬厚善待士
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美才地少所

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敬宣蜀還劉毅欲以重法繩之武帝既相任待又何無忌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獨謂武帝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宜深慎之毅出為荊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以告武帝帝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後領冀州刺史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

思避盈居損富貴之言非所取當便以長人書呈帝謂老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十一年進號右軍將軍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為敬宣參軍會武帝西征司馬休之而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猛子取敬宣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討道賜道秀猛子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室中有投一隻芒屨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至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宋受禪國除

劉懷甫彭城人宋武帝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

仕晉為費令及聞武帝起義棄縣來奔義熙元年為輔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以建義功封東興縣侯其冬桓石綬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眾為寇懷肅討破之江淮間羣蛮及桓氏餘黨為亂懷肅自請討之及行失言殺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位江夏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位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孝武伐元凶道存出奔義軍元凶乃殺其母以徇景和中為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

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甚乃斷懷敬乳而自養帝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為速武帝曰亡姨於我恩重此何可忘歷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真道為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飢帝遣揚州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表真道及餘杭令劉道錫有美政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為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氏帥揚難當侵寇漢中真道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文帝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等進軍大克捷以真道為建威

將軍雍州刺史方明朝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
晉壽太守姜道盛殞身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
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真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
雜寶貨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

懷敬弟懷慎少謹慎質直從宋武帝征討位徐州刺史為
政嚴猛境內震肅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十二年
武帝北伐以為中領軍征虜將軍宿衛輦轂坐府內相殺
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
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
爵為侯位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

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謚肅侯子德願別
大明初為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
獄奪爵後為秦郡太守德願性靈率為孝武狎侮上寵姬
般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般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
非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
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般氏志亦嗚咽他
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荅曰我爾日
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諧謔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
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纜長驅未
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為之

乘書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龍冠短朱衣
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爲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
敗下獄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所知及盧
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
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以
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達之敗沒
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上乃解所著鎧授之榮祖陷陣
身被數創及帝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水軍入河與朱超
石大破魏軍於半城帝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烈衆
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永初中爲輔國將軍追論

半城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
褊頗失士君子心卒于官懷慎弟懷默江夏內史子孫登
武陵內史孫登子亮少于力楮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梁
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官宋明帝下詔
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
使合仙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斂屍弱如生謚曰剛侯孫
登弟道隆前廢帝景和中任右衛將軍封永昌縣侯委以
腹心之任泰始初又爲明帝盡力遷左衛將軍中護軍賜
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粹字道冲沛郡蕭人也家在京口初爲州從事從宋武

帝平建鄴征廣固以功封西安縣五等侯累遷中軍諮議
參軍履循之逼京口任重文帝時年四歲武帝使粹奉文
帝鎮京口後為江夏相族兄毅貳於武帝粹不與毅同而
盡心武帝帝將謀殺衆並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大軍
至竭其誠力事平封潯縣男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
安縣侯文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討謝晦
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為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
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文帝以此嘉之
晦亦不害曠之遣還粹尋卒曠之嗣粹弟道濟位益州刺
史任長史費謙等聚斂傷政害人初晉末有司馬飛龍者

自稱晉宗室走仇池元嘉九年閩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
池入綿竹為亂道濟遣軍討斬之先是道濟以五城人帛
氏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至者謙
又抑之商旅呼嗟百姓咸欲為亂氏奴等因聚黨為盜及
趙廣華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蜀土僑舊翕然並
反奉道人程道養言是飛龍道養抱罕人也趙廣改名為
龍興號為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
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為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
自號鎮軍將軍帛氏奴為征虜將軍梁顯為鎮北將軍奉
道養圍成都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頻破之十年正月

賊復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方明等共埋尸於後齋使書
與道濟相似者為教酬答籤疏不異常日雖母妻不知也
二月道養并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擊大敗之會平西將
軍臨川王義慶使巴東太守周籍之帥眾援成都廣等屯
據廣漢分守郫川籍之與方明攻郫克之方明禽偽驃騎
將軍司馬龍仲斬之龍仲即道助也涪蜀皆平俄而張尋
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逃于郫山其餘羣賊出為盜不絕
文帝遣寧朔將軍蕭江之討之十四年餘黨乃平遷趙廣
張尋等於建鄴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
伏誅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

德以毅貴顯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
甚畏憚每遠京口未嘗敢以羽儀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
徵不就卒於家損元嘉中為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
廟時廟室頽毀垣牆不脩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
一何摧頽即令脩葺卒贈太常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
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
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
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字故以字行少任氣武
帝征孫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會縣五等侯盧循之

難武帝謂李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即遣李
高泛海襲番禺拔之循父嘏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延夫等
輕舟奔始興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嶺表諸郡
循於左里走還襲廣州李高破走之義熙七年李高卒追
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武帝表贈交州刺史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恩伐馬芻常
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柰
何九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自征祿賊常爲先登膽力
過人其兄愛信於婁縣戰箭中右目平京城定建鄴以軍
功封鄉侯從伐廣固破盧循隨劉藩追斬徐道覆與王

鎮惡襲江陵隨朱齡石伐蜀又從伐司馬休之自從征討
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錄其前後功封新寧縣男武帝
比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
常呼位官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開府再遷爲
司馬後入關迎桂陽公義真沒於赫連勃勃傳國至孫無
子國除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武帝祖諱同故
以小字行靖與武帝有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建
鄴以功封山陽縣王等侯又從征廣固討盧循所在著績
封安南縣男武帝西伐司馬休之征關中並見任使及帝

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
卒于官彌立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
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植紹封又
坐殺人國除

植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表淑司空徐
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
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瑒誠柳曰各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
得作曩時意邪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日以勢
利處之及柳為南康郡丞義嘗事敗繫建康獄屢密請竣
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

字伯玉平北將軍汪曾孫也位淮南太守

劉鍾字世之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回共居
常慷慨於貧賤從宋武帝征伐盡其心力及義旗建帝拔
鍾為郡主簿曰豫是彭城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
是立義隊連戰皆捷及桓謙屯于東陵下範之屯覆舟山
西武帝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鍾謂曰此山下當有伏
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一時奔走後除南齊國
內史封安丘縣五等侯求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帝厚加
資給從征廣固孟龍符於陣陷沒鍾直入取其屍而反盧
循逼建鄴鍾拒柙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鍾又隨劉

潘道徐道襲斬之後隨朱齡石伐蜀爲前鋒去成都二百
里鍾于時脚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
鍾曰不然前揚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
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
不敢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兇懼攻之其勢必剋若緩兵彼
將知人虛實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陷其二城徑
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鍾居守
累遷右衛將軍元熙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郟人也少時隨謝玄謝玄討苻堅有
功封關內侯後從宋武帝征孫恩頻戰有功從定建鄴除

燕國內史封龍川縣五等侯及盧循逼都孟昶等議奉天
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郟陽太守
後隨劉藩斬徐道覆義熙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亦
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卒進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爲
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世居京口宋武帝東伐孫恩以爲
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口定建鄴以功封鄱陽縣五等
侯盧循逼都以戰功爲中書詔議參軍循平封陽豐縣男
位江州刺史南中郎將卒官無子國除

懷玉弟龍符驍果有膽氣早爲武帝所知以軍功封平昌

縣五等子從伐虜固以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
乘勝追奔被圍見害追贈青州刺史封臨沅縣男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少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伯
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
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郝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爲荆
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參軍藩過江陵省企生因
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也仲
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屣授人必至大禍不早去後悔
無及後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
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宋武帝起

兵玄戰敗將出奔藩扣馬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
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鞭指天而已
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
州故爲多士今復見王脩桑落之敗藩艦被燒并鎧入水
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乃還家武帝素聞藩直言於殷
氏又爲玄盡節召參鎮軍軍事從征慕容超超軍屯聚臨
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
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剋趙也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
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將拔之夜忽
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爲不祥藩賀曰蒼

黑者胡虜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明日攻城陷之從討虜
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子尋除都陽太守從
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表求東道還建鄴辭墓去都數十
里不過拜闕帝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
衛軍為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
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
傳一詠一點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
而歸此毅不肯為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剋復功其過
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
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為參軍徐逵之敗沒帝怒即日於

馬頭岸度江江津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
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
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隨之者稍
多及登殊死戰敗之從心關中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
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此艦藩氣憤率左右
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
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
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城魏騎數萬合圍藩
及超石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武帝還彭城參相國軍事
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元嘉中位太子左

衛率卒謚曰壯侯子隆世嗣藩諸子多不遵法度第十四
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謀文帝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
州以他事殺之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後欲奉庶人義
康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劉康祖彭城呂人也世居京口父虔之輕財好施位江夏
相宋武帝西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宗之子軌襲殺虔之
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康祖便弓馬膂力絕人
以浮蕩捕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錄輒越屋踰牆莫之
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

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

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父在京遂得無恙前後屢被亂
劾文帝以勲臣子母原貸之後襲封拜員外郎再坐捕戲
免官孝武爲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
既被委任折節自脩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
七年魏大武帝親率大衆攻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
祖摠統爲前驅次新蔡攻破魏軍去懸瓠四十里大武燒
營而還轉左軍將軍文帝欲大舉北侵康祖以歲月已晚
請待明年上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
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南平王鑠在壽陽上慮
爲魏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魏

永昌王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有
八千人乃結軍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衆分爲三且休且
戰康祖率厲將士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大半流血沒踝
矢中頭而死於是大敗舉營淪覆免者裁數十人魏人傳
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贈益州刺史謚曰壯

康祖伯父簡之有志幹爲宋武帝所知帝將謀興復收集
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會有客簡之悟其意謂虔之曰劉
下邳再來必當有意旣不得語汝可試往見之及虔之至
武帝已克京口虔之即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衆以赴
之位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位

廣州刺史太中大夫

簡之子道產初爲無錫令襲爵晉安縣五等侯元嘉三年
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爲雍州刺
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
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襄
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卒于官謚曰襄侯道產澤被西土及
喪還諸蠻皆備縗絰號哭追送至于沔口

長子延孫孝武初位侍中封東昌縣侯累遷尚書右僕射
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又出爲南徐州
刺史先是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室近戚

不得居之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為三里帝室居絳與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三里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為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為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赴討及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齎書與之延孫斬公泰送首建鄴復遣幼文受沈慶之節度五年詔延孫曰舊景樹親由來尚難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為侍中書左僕射領護軍延孫病不任拜赴卒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有司奏謚忠穆詔改為文穆子質嗣

論曰劉敬宣與宋武恩結龍潛義分旦合雖興復之始事關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遂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將別有以乎劉懷肅劉懷慎劉粹孫奭蒯恩尚靖劉鍾虞止進孟懷玉孟龍符胡潘等或階緣恩舊一其心力或攀附風雲奮其鱗羽咸能振拔塵滓自致封侯詩云無德不報其言信矣康祖門奉與王巨烈封壤受委疆場赴蹈為期道產樹結漢南庭

年踰十道風餘烈有足稱焉其行事可謂異迹為美矣
孫隆名盛寵擢而後授遂以腹心之託自致宗臣之重亦
其過也

列傳第七

南史十七

列傳第八

南史十八

趙倫之

子伯符

李

延壽

蕭思話

子惠開

惠明

臧燾

玄孫嚴

嚴族叔未甄

未甄子盾

厥

惠明弟惠基

惠基子洽

惠基弟惠休

惠休弟子介

介子允一引

惠開從孫琛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宋孝穆皇后之弟也幼孤貧事

母以孝稱宋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

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

田子出燒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

霄城縣侯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領軍將軍倫

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澀於人間世事多所
不解父居方伯公私富貴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
光祿大夫范泰好戲笑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
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
載酒肴詣泰五年卒謚元侯子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為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
北每火起及有劫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
之文帝即位累遷徐亮二州刺史為政苛暴吏人畏懼如
與虎狼居而劫盜遠迸無敢入境元嘉十八年徵為領軍
將軍先是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

統領焉後為丹楊尹在郡嚴酷曹局不復堪命或委叛殺
戮透水而死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子情尚文帝
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情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
帝怒離婚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勗齊受

禍凶除

蕭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
徐兗二州刺史永初元年卒贈前將軍思話十許歲時未
知書好騎屋棟打細響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
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後襲爵封
陽縣侯元嘉中為青州刺史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黨謀

為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年魏軍大至乃棄鎮奔平昌魏軍定不至由是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及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夫和氏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徙中起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漢中悉收侵地置戍葭萌水思話遷鎮南鄭法護中山無極人也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少府為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為府所收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受任一方命言法護病卒文帝使思話上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文

帝賜以弓琴手敕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送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夫人真無所與讓也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徵為吏部尚書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文帝戲之曰夫人終不為田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邪未拜遷護軍將軍是時魏攻懸瓠文帝將大舉北侵朝士僉同思話固諫不從魏軍退即代孝武為徐兗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為圍碣磔城不拔退師歷下為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殺立以為徐

兗二州刺史即起義以應孝武孝武即位徵爲尚書左僕射固辭改爲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時都下多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後拜郢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侯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長子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爲祕書郎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孝

建元年爲黃門侍郎與侍中何遜爭推積射將軍徐沖之事偃任遇甚隆怒使門下推彈惠開乃上表解職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之思話素恭謹與惠開不同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歎曰兒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兄弟甚多若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衆旣立自宜悉供僧衆襲封封陽縣侯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惠開妹當道桂陽王

休範女又當適孝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十萬乃以為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再遷御史中丞孝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為憲司與當稱職但一徃眼額已自殊有所震及在職百僚憚之後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啓云吉為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畧善於叙述聞其言者皆以為大功可立才踈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曰臥虎明識過人嘗

三千沙門一闕其名退無所失明帝即位晉安王子勛友惠開乃集將佐謂曰吉何世祖之眷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蜀人素怨惠開嚴及是所遣兵皆不得前晉原郡及諸郡悉應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悉皆遣出子勛尋敗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明帝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其弟惠基使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速達遣留惠基惠基破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明帝又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為功更獎說蜀人處處蜂起惠開乃啓陳情事遣宋寧太守蕭惠訓州別駕費欣業分兵並

進大破之禽寶首送之惠開至都明帝問其故侍衛左右莫不悚然側目惠開舉動自若從容荅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又云非臣不亂非臣不平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為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厩中凡有馬六疋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如是惠開還資二千以助萬悉散施道俗一無所留後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即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口以負累摧屈慮興宗不能請已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一問慎不得荅惠開素嚴

部下莫敢違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說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荅者尋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剷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智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子睿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至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致嫌隙云

惠明其次弟也亦有時譽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

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
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
因發背旬日而卒

子眎素梁天監中位丹楊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眎
素一朝散之親友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中從事性靜退
少嗜慾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在人
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
有終焉之志後爲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爲諸暨令到縣
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室非親戚不得至其
籬門妻即齊太尉王儉女父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迹其

車行謚曰貞文先生

惠明弟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
結婚歷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弈基齊高帝與之情
好相得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高帝謂之曰卿家桂陽
遂復作賊高帝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
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後爲長兼侍中袁粲
劉彥節起兵之夕高帝以彥節是惠基妹夫惠基時直在
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彥節相知由是
益加恩信任齊爲都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驍
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

私覲焉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
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
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基人琅邪王抗第一
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
思莊戲遲巧於鬪碁宋文帝時羊玄保爲會稽帝遣思莊
入東與玄保戲因置局圍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
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
更方以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
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又人不能對抗思莊並至給事中
永明中敕使抗品碁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

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
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子洽字宏稱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
涉善屬文仕梁位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吏數千人
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
免飢寒累遷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人俗便之還
拜司徒左長史敕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卒於官文集二
十卷行於世

惠基弟惠休齊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
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邪惠欲分

受之也後封建安縣子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為尚書
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
遷于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還至平望帝令服藥而卒
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同桂陽賊齊高帝赦之後
為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坐法免官惠朗弟惠禧
仕齊左戶尚書子介

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為揚州刺
史以介為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
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頻無良守可以介為之由
是出為始興太守及至甚著威德徵為少府卿尋加散騎

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
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
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帝謂朱异曰端右
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仕帝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
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
入壽陽帝敕助防韋黯納之介聞而上表致諫極言不可
帝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
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
游初武帝摠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
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

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

第三子允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醜藉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景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陳永定中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宣帝即位爲黃門侍郎晉安王爲南豫州

以爲長史時王尚少未親人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爲光祿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鎮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子微脩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爲列曹何爲方辛苦蕃外荅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榮勢如此至德中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以敘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爲人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尋拜光祿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時南士至長安者例

皆授官允與尚書僕射謝伯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厚
賜帛尋卒年八十四

弟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
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朝士多
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
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
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頔爲
衡州刺史乃徃依焉頔遷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疑紇
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踈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
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素

卿亦但安耳君子止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何憂乎及
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爲當
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
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
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
此恩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宣帝每欲遷用輒爲用事者所
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爲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引在
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黃門吏部侍郎廣州刺史馬
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
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

舉措諷令送質乃至靖即悟旨遣兄弟為質後主即位為
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
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為黃門郎諫引
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
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
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子德言最知名引弟
彤位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

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也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末為
巴東相梁武帝起兵齊和帝於荊州即位惠訓與巴西太
守魯休烈並以郡相抗惠訓使子璿據上明建康城平始

歸降武帝宥之以為太中大夫卒官琛少明悟有才辯數
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與吾宗起家齊太
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
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
儉時為丹楊尹辟為主簿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
北使還為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讌之
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
荅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悅服彪乃受琛
酒累遷尚書左丞時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
皆即科行琛乃密啓曰郎有杖起自後漢永時郎官位卑

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
古人多耻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
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
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
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
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敕
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人懷慙懼兼
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爲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
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
行東昏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皆

爲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梁武在西邸與琛有舊琛
建以爲御史中丞天監九年累遷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
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齋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
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
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
甚祕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獻于東宮後爲吳興太守
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牀
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輓下牛
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
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

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頻莅大郡不事產業有關則取不以為嫌歷左戶度支二尚書侍中帝每朝譙接琛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歛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邪琛即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每呼琛為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造中陽夙忝同閑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荅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與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

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自解竈事畢餘餽必陶然致醉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謚曰平子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萬言子遊位少府卿遊子密字士幾幼聰敏博學有文詞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為鄉里所稱晉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兗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為助教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

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為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為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之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

嚴稱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意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宋武帝義旗建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參軍武帝鎮京口參帝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亭侯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

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脩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壇乎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祧則有壇墀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為貴者故傳稱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言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廟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秦始皇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為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典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廟在六

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求同於殷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求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求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洪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求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昔宣皇旣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

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群言錯繆非臣淺識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壽議竟未施行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末初三年致事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平少帝贈左光祿大夫長子遠宜都太守遠子疑

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交年少時與傅
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為文帝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
錢事凝之便干其語次上因回與語僧祐引凝之衣令止
凝之大言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政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
反凝之辭韻詮序上甚賞焉後為尚書左丞以徐湛之黨
為元凶所殺凝之子寅字士若事在沈攸之傳寅弟稜後
軍參軍稜子嚴

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
不離手從叔未甄為江夏郡攝嚴之官於途作屯游賦又
作七筭辭並典麗性孤介未嘗造請梁僕射徐勉欲識之

嚴終不詣累遷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
多所詣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
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
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義陽武寧郡
守郡界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
單車入境郡蠻悅服後卒於鎮南諮議參軍文集十卷
嚴族叔未甄壽曾孫也父潭左戶尚書未甄有才幹少為
外兄汝南周顒所知仕梁為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
廬于墓側歷廷尉卿江夏太守卒子盾

盾字宣卿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瓌受五經瓌學徒常有數

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瑛曰此生王佐才也為尚書
中兵郎美風姿善容止每趨奏梁武帝甚悅焉入兼中書
通事舍人盾有孝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
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其感
通如此服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悴家人
不識武帝累敕抑譬後累遷御史中丞性公強甚稱職中
大通五年帝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
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衆皆駭散唯盾與散騎侍郎裴
之禮凝然自若帝甚嘉焉大同二年為中領軍領軍管天
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為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

理先是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善是盾復繼之後卒於
領軍將軍謚曰忠

盾弟歆字獻卿亦以幹局稱為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
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歆下車宣化凶黨皆強負
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彪前後再兼中
書通事舍人卒於兼司農卿歆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
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敕並付歆辯斷精明咸得其理
卒後有搆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歆既亡此事
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三公郎

喜字義和壽之弟也與壽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喜乃習

騎射志立功名嘗與潁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並散喜射之應弦而倒從宋武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便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勳遍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曰聊以戲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王等侯參武帝車騎中軍軍事武帝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贊成其行武帝遣朱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敗走追斬之成都平熹遇疾卒於蜀追贈光祿勳

子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捕博意鐵之戲長六尺七寸出而面露口頰頂拳髮初為世子中軍參軍嘗誦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後為江夏王義恭撫軍參軍以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徙給事中會稽長公主每為之言乃出為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歷竟陵內史巴東建平三郡太守吏人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文史尺牘便敏有氣幹好言兵文帝謂可大任以為徐亮二州刺史加都督在鎮奢費爵命無章為有司所糾遇赦與范擘徐湛之等厚善擘謀反量質必與之

同會事發復為義興太守二十七年遷南譙王義宣司空
司馬南平內史未之職會魏太武帝圍汝南戍主陳憲固
守告急文帝遣質輕往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
後太武率大衆數十萬向彭城以質為輔國將軍北救始
至盱眙太武已過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悉
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
夜便合竹製報太武書云爾不聞童謡言邪虜馬飲江水佛
狸死如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
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
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殺爾若不

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負送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
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時
魏地童謡曰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
歸石濟死虜欲度江天不徙故荅書引之太武大怒乃作
鐵牀於上施鐵鏡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
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鉤車鉤
垣樓城內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
盛人縣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
頽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自薄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
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

而歸上嘉質功以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
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質率見力向潼關質頓兵不肯時發
又顧戀嬖妾棄軍營壘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
萬為有司所糾上不問元凶殺立以質為丹楊尹質家遣
師頡報質具言文帝崩問質使告司空義宣及孝武
帝而自率眾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見義宣時質
諸子在都聞質舉義並逃亡義宣始得質報即曰舉兵馳
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軍孝武即位加質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使質白白下步上薛安
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大極殿庭生禽元

凶使質留守朝堂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
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孝武自攬威權而質以
少主遇之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自謂人才足為一世
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
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為兄弟而
年近六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
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計不行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
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
前在江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孝武質因此密信說
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以質無復異同納

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竺超人等咸有富貴情願又
勸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為黃門侍郎奉詔敦勸
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義宣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
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起兵遣人至都
報弟瑜席卷奔叛瑜弟弘為質府佐孝武馳使報質誅弘
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馳報義宣孝武遣撫軍將軍柳元
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屯梁山洲南岸築偃月壘水陸
待之元景檄書宣告而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義恭書
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
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

不輕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
宣客頽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
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謩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
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謩之督諸
將繼之乃大潰質求義宣欲計事密已走矣質不知所為
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入南湖摘蓮噉之追兵至以
荷覆頭沈於水出鼻軍士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
至腹胃纏紫水草隊主裘應斬質傳首建鄴錄尚書江夏
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漆其頭藏于武庫詔可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並接風雲之會言親

南史列傳八
十三
則在趙為密論望則於蕭為重古人云人能弘道蓋此之
謂乎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嶮於
山川有驗於此臧氏文義之美傳于累代含文以致誅滅
好亂之所致乎

列傳第八

南史十八